

全華叢書



全

華

書

卷

一

丁巳年

西漢年紀卷十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

長樂衛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中尉

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歐自建元元年爲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爲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爲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從二

六月罷

本紀

先是廣爲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

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

屯及出擊敵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反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敵卒猶讀曰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敵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李廣傳五月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

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虜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開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

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
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返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烏虞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
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
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
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
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
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
溢施廓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
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
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
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
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
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

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
本于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
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
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
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下尚有夫人君
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
之王者亦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
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
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
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
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
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
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
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

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
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
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

貴者始

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

本刪去文義未足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

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

化爲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

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

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

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
之後如朽木糞牆也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
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
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
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
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

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
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
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
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案原本作冊董仲舒
據制辭稱百餘人則非獨冊仲舒也今依本傳作冊之曰而刪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
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
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
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

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眞故詳
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
母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
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
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
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
咎繇罪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